

权力学

(上)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张 开 达 洲 陈启民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权 力 学

(下)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 著

张 开 达 洲 陈启民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权 力 学

(全二册)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

张 开 达 洲 陈启民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出版社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31 印张 563,000 字
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03·030 定价: 2.90元

内 部 发 行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阿夫托尔哈诺夫，系苏联高加索车臣族人，早年加入联共（布）党，三十年代曾在联共（布）党中央工作，任中央督导员。1937年自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同年被作为“人民公敌”逮捕，一直被关押到1942年才获释。1943年流亡西方，获博士学位，成为俄国史教授。

阿夫托尔哈诺夫被捕之前曾在苏出版过六部书，主要涉及车臣族和高加索的历史。到国外后，先后发表八、九本书，名噪一时，被西方誉为“克里姆林宫学家”。

《权力学》这本书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被奉为研究苏联，特别是研究斯大林时期的必读书。此书还传至苏联。据报道，苏官方曾两次出版此书，内部发行，供党内上层阅读，后持不同政见者又以影印等方式私下出版，因此《权力学》这本书在苏也流传甚广。

《权力学》这本书原写成于1955—1957年间。全书

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五部分是本书再版时补加的。从内容上说，大致可分斯大林时期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两个部分。作者着重写的是前者。阿夫托尔哈诺夫在书中描述了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各个阶段，党内各派力量的消长变化，党内领导层的变易更迭；又以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较量为主线，着重写了联共（布）党内围绕农业集体化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三十年代的肃反扩大化，特别是1933年的“总清洗”和1937—1938年的“大清洗”。作者还以相当笔墨写了斯大林晚年，权力到达顶峰，个人迷信恶性发展，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的情况，提出了斯大林不是自然死亡的假设。对于赫鲁晓夫以及苏共当时其他领导人的浮沉和勃列日涅夫的发迹也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

作者由于对苏的社会制度感到幻灭而亡命西方，在书中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写了一些贬损、攻击的谰言，有些观点是反动的，分析是片面的，但作者身为历史学家，一度又在联共（布）党中央工作，书中透露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可以作为了解书中所述时期发生的事件和人物的参考资料。

本书作者第二版序言较长，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已将它移在最后，并在不影响实质意义基础上作了一些删节。

目 录

第一部分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 (1)

第 一 章	结束的开始……………	(1)
第 二 章	联共(布)中央的“理论参谋部”……	(19)
第 三 章	右派骨干……………	(26)
第 四 章	斯大林的西伯利亚计划……………	(52)
第 五 章	在红色教授学院的第一批逮捕……………	(67)
第 六 章	中央的“理论队”……………	(78)
第 七 章	党内之党……………	(88)
第 八 章	整垮莫斯科委员会……………	(109)
第 九 章	在中央委员会中的盘问……………	(121)
第 十 章	在布哈林分子营垒中的侦察……………	(133)
第十一章	斯大林制造“右派”……………	(145)
第十二章	布哈林寻找“同盟者”……………	(158)
第十三章	政治委员监督右派……………	(165)
第十四章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	(174)
第十五章	不公开的“斯大林办公室”……………	(187)
第十六章	斯大林迎接新年……………	(201)
第十七章	布哈林转入进攻……………	(209)
第十八章	作为“新型政治家”的斯大林……………	(232)

第十九章	斯大林被称为“伟大的”	(242)
第二〇章	地下会议	(260)
第二一章	共产国际——“斯大林办公室”的支部...	(275)
第二二章	右倾反对派的投降	(287)
第二三章	斯大林宦途上的偶然性和规律性	(297)
第二四章	我在《真理报》上就民族问题发表的文章	(321)

第二部分 斯大林的胜利

(343)

第一章	党中央的宣传实验室	(343)
第二章	从列宁的党到斯大林的党	(376)
第三章	塞尔佐夫集团	(385)
第四章	斯米尔诺夫集团	(389)
第五章	党内的“民族反对派”	(397)
第六章	1933年的总清洗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	(409)
第七章	大清洗	(424)
第八章	叶若夫恐怖制度	(444)
第九章	贝利亚	(462)
第十章	布哈林审讯案	(469)
第十一章	对党“大清洗”的结果	(485)
第十二章	斯大林党的社会面貌	(499)
第十三章	战时和战后的斯大林	(510)

第三部分 斯大林的衰落…………… (541)

第一章 准备进行新的清洗和斯大林死之谜…… (541)

第二章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 (572)

第三章 斯大林和马基阿维利…………… (620)

第四章 戳穿关于斯大林的历史神话…………… (633)

第五章 摘掉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桂冠 (642)

第六章 回到斯大林吗? …………… (652)

第七章 “开明的斯大林主义” …………… (665)

第八章 “集体领导” 剪影…………… (676)

尾声 克里姆林宫内的革命…………… (752)

第四部分 (补充)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 (806)

第一章 赫鲁晓夫被推翻…………… (806)

第二章 制度在运转…………… (821)

第三章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 集体领导
的问题与困难…………… (832)

第四章 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的接班和继承
问题…………… (852)

第五章 专政三角(党·警察·军队)的一致和
矛盾…………… (875)

第二版序言	(921)
-------------	-------

一、怎样想起出这本书的	(921)
-------------------	-------

二、《权力学》受到冒牌持不同政见者的审讯	(928)
----------------------------	-------

三、《权力学》受到克格勃分子的审讯	(947)
-------------------------	-------

注 释	(961)
-----------	-------

第一部分 布哈林反对斯大林

第一章 结束的开始

在午休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通知：晚上六时要举行一次紧急的、非常重要的讲座。讲座的题目没有说，主讲人的名字也是保密的。但是，我们得到预告：红色教授学院的学生全体都要出席。听讲者要持党证，还要出示学生证。

如此严格的听讲规定和主讲人秘而不宣的做法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大家开始猜测、议论和整理服装。有些人甚至直接去找红色教授学院院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但是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

红色教授学院大楼（革命前这里是以尼古拉皇太子命名的高等法政学校——莫斯科，奥斯托任卡，五十三号）也开始隆重地装扮起来了。标语很快就拟好了，用心地拿白色描在红色的横幅上。挂起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油画肖像，显然，这些肖像是以十分郑重的理由从

其他高级机关借来的。清洁工人“破例地”擦洗了地板。工人清扫了院子。图书管理员们把好书陈列出来了。烟囱清理工爬上了屋顶，教授们排队去理发。

我们继续在猜：为什么要搞这个“波将金村”^①。老清洁工告诉我们，他们在“皇上驾临”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忙乱过的，可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到这里来是很随便的。据清洁工人悄悄地对我们说，看来，不是别人，而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内奇”要亲自来了。

但是，要是在“老百姓”眼里加里宁是一位“红色沙皇”的话，那末我们这些“红色教授们”是以不大一样的尺度——政治的和理论的尺度来衡量革命领袖的。而从这种尺度来看，我们觉得“加里内奇”尽管是一位可亲的老人，但作为政治家，他无非是别人的影子，而作为理论家，他是一个零蛋。不过，“总统”驾临总是学院的一件大事。我们也准备恭听加里宁的讲话。

我的寝室是在皮罗戈夫卡红色教授学院的宿舍里。为了听重要讲座不致迟到，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我突然发现：学院在服重丧。

学生们聚集在走廊里，窃窃私语，谈论着什么秘

① 波将金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他在叶卡捷琳娜1787年南巡所过之地，把农村伪装成繁荣兴旺的样子。“波将金村”喻装璜门面弄虚作假。——译者注

密。教授们已刮过脸了，但没有因此而喜气洋洋。他们刮过的脸只是更加强烈地映出了当时那种肃穆而忧郁的气氛。他们在谈论古代巴比伦人的历史题材，这是一个“非党”的题材，看来是有意选择的，为的是逃避不愉快的现时代而更深地钻到古代去。清洁工人已经穿上了白罩衫，围上了红头巾，偷偷地一会儿看看学生，一会儿看看教授，她们显然感到困惑：在如此重大事件之前人们为什么垂头丧气呢？

只有我们大家喜爱的那位看门人杰多杜勃泰然自若地坚守着自己的“革命岗位”。他喜欢一本正经地唠叨：

“我曾经虔诚地为四位沙皇服务，眼看着四位沙皇全都故去了。”

“最后一位是血腥的尼古拉。那时您有多大，杰多杜勃？”我有一次问他。

“最后一位是列宁。”他避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于是，我开始启发杰多杜勃：列宁根本不是什么沙皇，而是最平凡的人，革命选择他作为自己的领袖，这时，老头儿诡谲地笑了笑说：

“是啊，尼古拉是人，列宁是人，我也是人。而你们是读书人，书呆子。你们生时在书堆里，将来也死在书堆里，既不曾为沙皇服务，也不曾为人们服务，甚至也没有为自己服务……唉，可怜的人，光知抠书本的人……”

然而今天，杰多杜勃是大家瞩目的人物，他准备隆重地为第五位沙皇——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启开大门。学院的服丧显然不关他的事。

不过，学院却越来越深地沉浸在阴霾中了。

我在党总支办公室里翻了一会儿侨民报纸，就到大礼堂去了。半路上我向那些在角落里嘀咕的人说：

“快到六点了，听讲座去吧。”

可是礼堂大门紧闭着。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穿便服的人守在门口。我回到人群中来问道：

“怎么回事？还有讲座吗？”

谁也没有注意我的问题。只有我的朋友索罗金走到我跟前，很轻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糟糕，非常糟糕。”

“究竟怎么回事？”

“不知道……”

“那末，你为什么觉得糟糕呢？”

“我不是觉得，而是知道糟糕。”

“那末你说，倒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感到已无法从索罗金那里了解到什么确切的情况了，就到教务处去。我们那位一向愉快亲切的女秘书叶列娜·彼得罗夫娜，这回情绪也很低沉。

“牙疼吗？”我问道。

“比牙疼还难受。”她答道。

“讲座还有吗？”

“不知道。”

“请原谅，叶列娜·彼得罗夫娜，不过我一点都无法理解。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是在搞‘聋哑人密谋’吗？还是要出大乱子了？”

“您说中了。”

“是这样吗？”我问。

“这就是说：密谋和大乱。”

从她的声调里一点都听不出是在讥讽。

红色教授学院党总支书记奥尔洛夫进来了，他要求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报告：总支委员会将在党总支办公室举行，大家只等他一个人了。

“讲座呢？”我问奥尔洛夫。

“改在七点钟。”

“可以参加总支委员会吗？奥尔洛夫同志？”

奥尔洛夫鼻子下面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好象是说：“怎么啦？象苍蝇似的，老是嗡嗡地围着转。”接着他走出去了。

叶列娜·彼得罗夫娜向波克罗夫斯基报告去了。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总想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到党总支办公室。

我在党总支办公室门口赶上了奥尔洛夫。奥尔洛夫曾是高年级学生，“就差五分钟的教授”——这是我们开玩笑时对毕业生的尊称。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似乎是初次见面，但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两人打一开始就互相憎嫌：我觉得他很高傲，他认为我不谦恭。我走进了党总支办公室。

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了。大家坐着一声不吭。我又开始一面翻阅那些报纸，一面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我心里已经不是好奇，而是执拗了。如果奥尔洛夫说：你走。那我就留下；如果他什么都不说，那我就自己离开。

可是奥尔洛夫看来没有顾及我。当波克罗夫斯基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尼基京的陪同下走进来时，大家活跃起来了。奥尔洛夫请总支委员们就坐，宣布开会。他的话很短，然而杀气腾腾。

“我们现在得知了一个最恶毒的事件，那是反对派白卫军匪帮干的……”

我似乎感到，他在讲到“白卫军匪帮”这句话时，恶狠狠地向我瞥了一眼，就象我在办公室门口遇到他时一样。当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好象恰恰今天有意识地来翻这些该死的“白卫军”报纸的！

“……我们应当抓住和消灭这帮匪徒……他们在红色教授学院里也有自己的代理人……”

当奥尔洛夫说到“代理人”时，我们的目光碰上了，当然，也可能是偶然的。

但是，奥尔洛夫的讲话越来越激动，我也越来越相信我们目光相遇的确是偶然的。他似乎在对每个人都这

样说：“你是否就是这个代理人？”这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打断了他的话，说：在讨论问题以前，他认为有必要到大礼堂里去看看，因为并不是所有在场的人都了解情况的。这使大家感到满意。

我们来到了二楼大礼堂。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礼堂讲台的后墙上挂着一幅斯大林的肖像，看来是闻名的勃罗德斯基画的。画的是全身像，可是，真倒霉……没有脑袋。脑袋估计是用一把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割得很拙劣，掉在地上。在斯大林的胸前，就在他那只象拿破仑一样伸在那件出名的外套外面的手的上方，粘着一张字条，是用报上剪下来的字母拼成的：

“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斯大林的脑袋。全世界无产者，欢乐吧！”

在总支委会有许多人表示，“对斯大林的处决，”是红色教授学院中反党集团的挑衅示威。关于组织措施，现在仅限于设立一个党的委员会来调查这个案件。区委书记尼基京甚至建议不要太关心这个行动，因为这也许只是“流氓行为”而已。在尼基京讲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目光就紧盯着奥尔洛夫。奥尔洛夫如果会相面的话，他一定很容易从我的目光中看出这样一个意思：

“尽管你老是喜欢指鹿为马，可是这根本不是什么自卫

军捣乱，而不过是流氓行为。”

从别处搬来了一个新的肖像放到无头斯大林像的地方，在这张肖像上，斯大林同列宁一起，1922年在高尔克村：是一幅著名照片的复制品。这一来，就只好把列宁的单人像拿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像也就挪了地方。还出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 А·И·李可夫的像，他的像原先是没有的。学院取消了服丧的标志。

这时，客人们纷纷来到我们这里：有 Я·М·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研究员和科学工作者。他们也是必须到这里来听讲的。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所有四所高等学校将一道来听这次讲座。这一来，大家对这次讲座本身更感兴趣了。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人也同我们一样，很少知道讲座的主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问我们：由谁主讲？讲些什么？

大礼堂里已经坐满了。有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上和两边，迟到的人根本不让进来了。我和我的朋友索罗金原先在第一排占了位置，可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来了，他彬彬有礼地说，第一排要让给客人们坐。

“这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歧视。”索罗金尖刻地说。他恶狠狠地看了看客人们——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人以后，就站起来了。

然而，当客人们拥到第一排来的时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解释说：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共产主义科